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信笔扬尘

灯月闲话

城市的黄昏

太阳正好将一半身子悬在了城市的边缘。

城市在这一瞬的停顿之后，忽然间宁静了起来，淡淡的薄暮在一片昏黄的透明中显得恍恍惚惚，让城市人莫名其妙地生了些许爱怜之心，也蠢蠢欲动地感动了起来。

辉煌的阳光照亮了城市人的内心。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城市人才能体验到宁静的内涵，哪怕满街上仍然来回跑动着各色车辆，哪怕行人匆匆忙忙地摩肩而过，你也会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到悠闲的内容。眼前这座城市的美丽似乎完全完全展示在这一瞬间了。

街边的音像店里正在播放肯尼基的萨克斯《回家》，黄昏一样的旋律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间，那份感动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这时的心情，他们都会一个人静静地享受这种温柔的声音，一股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味到的暖流，顷刻间会弥漫他们的内心。他们看着每一个和他们同样心情的人，从他们眼前幸福地走过。

阳光的恬静让每个城市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生活的冲动，他们也如阳光一般的恬静：情人们依偎着诉说谁也不能够听到的话语；和女人一般白腻的男人脱掉了虚伪，穿着短裤蹬着拖鞋；年轻的女人们蝴蝶般飞翔，小狗们也将许久不见人的羞涩藏在长毛之下，快乐地跑在一条绳子的距离中；小孩则肆无忌惮地舔着手中的甜果，三蹦两跳地随前随后；老人们的惆怅在他们的背影里渐渐显得模糊难辨。

黄昏中不时从某个地方吹来一阵凉爽的风，风在这座城市里是较受欢迎的，它们在楼群之间无形地飘游，给每一扇窗口带来清凉的欢快。

太阳落下去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灯在城市人一眨眼的时间亮了，而城市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因为他们养成了某种习惯，街灯亮不亮似乎与他们无关，只有等街灯在某一天真的不亮了，他们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才会发出一片斥责。

城市人在亮着的灯光里养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只希望自己能够走在光明里，而别人走在黑暗里，他们又觉得和自己无关。所以，每个城市人都拼命地朝着有灯光的地方拥挤着，不管会不会挤掉别人的帽子或者踩掉别人的鞋，他们觉得这也和他们无关，于是，有不少人被挤掉了帽子和踩掉了鞋，被痛苦地遗弃在黑暗里，这些人在黑暗里明白了城市人永远不会明白也永远不会接受的某种道理。

散步的城市人带着一种空洞或一种失落回到了自己的小巢里，他们渴望有人来造访他们，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他们，他们十分矛盾地将自己重新关进自己的小巢里，独自享受那束哭泣的灯光。

也是在这个时候，三三两两的城市人聚集在一块不引人瞩目的空地上，他们大都是城市中最普通的人，也都是城市中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奢望，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享受生活中最普通的快乐，没有大悲或者大喜，没有大哭或者大笑，没有暴富或者贫穷，他们是清一色的知足常乐者。

城市的黄昏在黄昏中终于消失了。城市人也在黄昏中感受着各自的感受。其实，黄昏一样的心境无时不有，黄昏一样的快乐无时不在，关键要看每一个城市人怎样去寻找，怎样去体味。

旖旎的黄昏已经在城市的另一端陷落。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京西五月望雪山

严碧华

经历四月的孕育，窗外杨树上鹅黄的嫩芽舒展为饱满、墨绿的树叶。

“五一”假期，和同在京西居住的两位友人驱车去了一趟门头沟清水镇，沿途爬坡岭上，亦如着了色，绿意很浓。

汽车穿行在山间的高架、隧道，我有点恍惚，似在云贵的崇山峻岭里。在京城工作、生活20余年，几乎自驾游遍了周边大小景点，但唯独门头沟去得少。印象中有一年春节假期爬过一回山。但隆冬的山区，草木枯黄，我们来去匆匆。

此行进出隧道极为频繁，其中有一段长达10公里，前后都没有车，一行三人从有说有笑进入屏声静气，时针似乎凝固。

下高速再行驶几公里，看到了一道拱门，“洪水峪”三个字非常醒目。

位于清水镇的洪水峪村，是燕山山脉腹地的一个静谧山村，地下富含煤炭，当地也曾以煤炭开采为主要产业，2010年煤矿关停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

2021年，在北京市教委下属单位工作的张建平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那年冬天，张建平第一次沿着蜿蜒的山路进村时，山峦没有了草木的遮蔽，光秃秃的，村里的银杏树也早已落光了叶子，只剩下黑褐色的枝干。

张建平是北京人，长着娃娃脸，会一项流传千年的绝活，曾走上央视舞台，以一段惟妙惟肖的鸟鸣声惊艳全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洪水峪户籍人口约600人，但平时住在村里的不到100人，且大部分为老人和小孩，张建平刚上任时有过迷茫，把村里情况摸清楚后，决定充分利用手上的资源，打造全国首个“非遗口技民宿”，探索“非遗+民宿”的乡村振兴路径。今天，在洪水峪村，游客上午可以体验口技模仿鸟鸣的乐趣，中午亲手制作清水豆腐、品尝地道的百花家宴，下午学习制作鞋垫，晚上入住融入非遗元素的特色民宿。

我们把车停在了“非遗口技民宿”的院前，民宿是由民居改造而成，院内嫩绿色的银杏树



夕阳渔歌
周文祥 摄

人间小景

最美好的幸福

张云球

母亲大字不识，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家多么贫困，母亲都要供我们兄妹上学。

上中学时，学校离家6里多地，因为买不起自行车，只好步行。那时，每当我还在睡梦中，就会朦朦胧胧地听到母亲的咳嗽和给我做饭的声音。夕阳西下，母亲总会焦急地在山那片等待着放学回家，山路悠远绵长，那边是母亲，这边是我，中间是充满着牵挂的愁线。有了母亲的爱，我学习很勤奋。高三那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地冷，倾盆大雨随着狂风泼向每个角落，我觉得吃午饭是一种奢望，肚子也咕咕叫个不停。我从兜里拿出仅有的皱巴巴的一元钱，想买包方便面，可是，脑袋里忽然闪出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情景，又把钱放进了兜里。正扣着衣扣，突然，门外传来

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妈给你送饭来了。”当看到母亲时，我一下惊呆了，只见母亲裤腿像在水里浸泡过似的。母亲一边收起伞，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今天雨下得特别大，天气转凉了，你忘了带雨伞，我给你带来了衣服和雨伞，还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炒饭。”我没多想，就狼吞虎咽吃起来。母亲露出甜甜的笑容，还不时轻声说：“慢点吃，别噎着。”等我吃完了，还没来得及问母亲吃了没有，母亲已匆忙收拾好碗筷，对我笑了笑，走进了大雨中。

抱着那件还带着体温的衣服，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望着母亲因辛苦劳作而过早弯曲了的腰，我的视线湿润在那个雨季的冬天……然而，老天好像是故意捉弄我，在那个黑色的七月，我不幸落榜了，我感到异常地悲伤、失望。看到我难受的样子，母亲走到我的身旁：“

叶随风摇曳，发出“沙沙”声，似在迎客。

张建平给我们泡了杯今年的灵山茶，茶汤清澈明亮，透着淡淡的鹅黄绿。轻啜一口，茶汤在舌尖滚动，一股鲜爽感瞬间炸开，充盈口腔，拂去了困意。

爬上去。友人提议。我们立即动身。

由于走的是小道，疯长的灌木几乎遮蔽了小径。十几分钟后，我们爬上了村背的一座小山，抬头往西北方向望去，远方山脊线上居然有皑皑白雪，雪线以下是灰褐色的山石，匆忙举起手机拍照，尚未调整好角度，一团浓雾漫透，雪山不见了。环顾四周，重峦叠嶂、沟岭交错。俯瞰，村庄静卧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民居依着山势而建，高低错落。

继续往山上走，沿途植物更加丰富，白蜡树上盛开的白色絮状花细碎而繁密。繁花固然赏心悦目，但匆匆一瞥的雪山如在心中扎下了根，心心念念，走了一段忍不住再往西北方向张望，雪山似乎与我心有灵犀，浓雾散去，又露出了晶莹的白，尽管只有那么一小块，但光芒万丈。

我查询地图了解到，雪山之巅应是灵山，属太行山脉，主峰海拔2000多米，为北京市最高峰。

五月观雪，在京城别处是稀罕事，但在毗邻灵山的洪水峪，却可能是寻常风景，沾了灵山灵气的村庄，自然不一样，如山顶白雪皑皑，在乡村振兴路上熠熠生辉。

孩子，你还是当兵去吧！那也是咱农家娃的一条出路。”在离家的那一天，母亲一直把我送到城里的车站。临上车时，母亲拉住我的手，噙着泪水，哽咽道：“孩子，到部队要为人真诚，听领导的话，争取干出个样子来。”在我低下头，擦着那不争气的泪水时，母亲突然不见了，我心乱如麻，一种失落与悲痛袭满心头，我着急地在漫漫人海中寻找着母亲。车子快启动了，战友们你推我拉地把我带上了火车，我在车厢里疯了似的打开车窗，探着身子大声喊着。母亲拎着水果从远处跑过来，我不知道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从母亲脸上滑落下来的是泪水还是汗水，或者二者兼有之，当我接过母亲手中那袋沉甸甸的水果，我平生第一次注意到母亲的眼神，从那期盼的眼神里，我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母爱。从那一刻起，我暗暗发誓：“不干出个样子来决不回来见母亲。”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周都要给我来一封信，虽简短、但很朴实，字里行间蕴含着深深的母爱和浓浓的牵挂，其实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每当我读完信，所有的忧愁、烦恼、劳累都会烟消云散。

我感谢母亲，感谢母爱，是它给了我坚强，给了我世间最美好的幸福。

搭子，快速拖上来，往往也有不错的收获，和鲤鱼不同，小米虾在农家餐桌上颇受欢迎。

冬日，尽管水瘦山寒，也大有捉鱼的机会。正午时分，小鱼儿浮在浅水沟，若有人靠近，他们尾巴一扇，搅起水花，躲起来，农人会挽起裤脚下水去徒手捉。精壮汉子会脱去半边上衣，露出膀子，俯卧在一条小筏子上，傍着湖堤岸，一寸寸缓缓扒着岸脚水中的泥洞往前移，一边把藏在洞中的鱼儿掏出来，扔进筏子上的鱼筐里。那真是鱼族聚会啊：鲫鱼、乌鱼、鲤鱼、鳊鱼、鳙鱼、鲢鱼……应有尽有。只是这种方法风险也大，要是你摸到黄颡鱼或者鳊鱼，会被戳得满掌鲜血，老人常言“鳊鱼戳穿棺材木”，若是摸到一条蛇，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恨不得弃船而逃。

半天忙活下来，捉鱼人冻得脸色乌青，半边胳膊发麻，自然收获也颇为可观。

水面承包，人工饲养，禁渔，定期开湖，大型渔船，机械网捞……时代的步伐飞速替代了捕鱼旧时光，自然野趣带来的欢悦，只能拓印在水乡人的旧梦中了。

走进勺园

汪向军

明末清初，勺园为桐城大学士张英之父张秉彝别业，园内风光秀美，内有文昌阁、归化厅等建筑，如今都已不存。清初，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刘大槐应张若矩之聘，曾住在勺园为其两弟设帐授经。道光年间，勺园易主，方宗诚入住勺园，九间楼为园内核心建筑，共九开间，故名九间楼，据说楼内曾经藏书上万册。勺，作为市制容量单位，一勺也没有多少，之所以将园命名为“勺园”，大概也是只取桐城古城墙边“一勺之地”的意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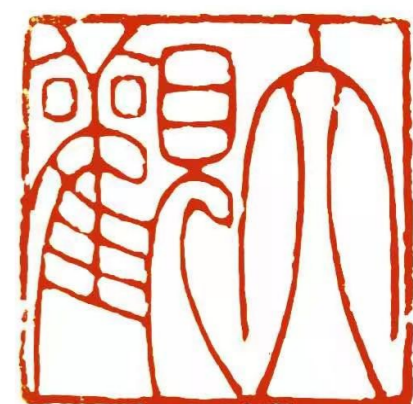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勺园，第一次是从西环城路的正门进入园子，那时的勺园破败不堪，里面有住户还种了菜地。2019年始，桐城市委、市政府启动恢复与修缮“六尺巷历史片区”项目，勺园修缮工程同步列入，依国家文物保护原则，修旧如旧，如今勺园成为鲁饬方氏家族文化的展示区。不需要走正门就能进入园子。刚进来的墙角处，栽有木槿，稀稀疏疏的粉色木槿花怕羞一样，躲在绿色的树叶当中，偶尔也探出头打量进入勺园的人。儿时的乡下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菜园，小菜园有篱笆墙，篱笆墙边上会种一些枝条比较容易成活的树，这样能挡住鸡鸭跑到菜园子里糟蹋蔬菜。而木槿花就是菜园子周围比较常见的树种。它们长得很高，也长得快，很容易存活，取新鲜的木槿树枝，直接扦插就能变成一颗木槿花树。这也好多年没有见了，如今在勺园见到木槿，犹如他乡遇故知。

再往前，有一棵粗壮的柚子树，高大挺立、饱经沧桑、枝繁叶茂，上面挂满了沉甸甸的柚子。离柚子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口古井，这些都是勺园的遗物吧！眼前的勺园，与第一次来有天壤之别，文化气息更浓。月亮门对面的墙上写着：清樽留月古城边——桐城鲁饬方氏家族暨勺园文化陈列。左手边的前言上说，此展所列，重点介绍方守敦勺园一支人文概况。桐城中学校门右侧石柱上镌刻的“高峰入云，清流见底”八个大字，即是方守敦所书。桐城“净土莲社”四字牌匾也为方守敦亲题。还有枞阳大青山石屋寺前面的那块巨石上也刻有方守敦所写的“任重”二字。那块年代久远如同元宝一样的石头陈列在右边的走廊里，曾有人说这块石头是上马石，最终经文物部门鉴定为端布石。

陈列共有五个展览单元：方氏源流、方氏双壁、诗坛双雄、名门后昆、世族流风，分别展示了鲁饬方氏家族在桐城扎根繁衍，族裔日新昌盛，且文运蔚起、明德传家的过程。从陈列中我知道了方令孺、方玮德、方管（舒芜）等，都从小生长在这里，也知道了方门弟子戴钧衡、方宗诚、苏淳元、马起升等等，桐城后劲方宗诚，尤其其他的两个儿子均是能文善诗的高手，堪称“诗坛双雄”。方氏一门又以“桐城诗”与“桐城文”并重于世。站在“柏堂书屋”陈列照片前，想起我跟随李国春老师曾去过书年遗址，它就位于鲁饬山下。清咸丰二年秋，太平军与清军对峙皖西南，次年十月攻入桐城，方宗诚一家回到鲁饬山避乱，筑庐名“柏堂”。他每日与师友们在柏堂朝夕相对，讨论学问。这期间著《侯命录》。当时，我还在尚存的古柏前留影。关于舒芜，他的博客名字叫碧空楼，我们在博客上也交流过。2009年8月18日，著名作家、评论家舒芜因病在北京复兴医院逝世，享年87岁。根据舒芜先生的遗愿，他的骨灰将安葬桐城鲁饬山。

勺园也是红色勺园，在桐城党史特别是桐城抗战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勺园后面还有止园。昔日勺园虽已化整为零，辉煌壮景不复存在，方氏族人也散播各地，但家族文化的世代传承，依旧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每一位成员的成长。站在勺园的小院里，数百年的云烟仿佛从眼前飘过。名门后昆，灿若星河，从清末到民国后，鲁饬方氏群体竞相崛起，方守彝方守敦子孙分居海内外，人才辈出。他们从勺园走出，或以文学著称，或以学问明世，更有人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

作为一个文化人，总要来一次勺园，就当是朝圣。午后的阳光轻轻落在勺园的一勺之地的园子里，仿佛先贤的大手在抚摸着我们。



山川故园

四时渔事

童卉欣

家乡是湖区，水流遍布，沟渠纵横。清明前后，雨多水涨，田间的水一股股奔向沟渠，夜间，体型大些的鱼儿会卡在沿途的泥巴里，进退不得，也有冲进稻田的鱼儿，乐而忘返，结果搁浅在稀泥上，远远能看见露出一截银白。这种“躺以待毙”的鱼儿被撞见，人最是惊喜，于是不顾春寒，跳进烂泥田中抓起。也有正在整田的劳力，边劳作，边拣鱼，鱼儿一时无处安放，只得用嘴叼住或放进口袋里，滑稽样儿逗得田埂边的人哈哈大笑。

端午渐闷热，路边杂草掩盖的水面上，不时可见一圈圈碗口大的白色泡沫，像一只白面窝，有经验的孩子一看便知，下面有一个洞，洞里藏着鳊鱼。鳊鱼得钓，用钢丝弯成一尺来

长的钩，蚯蚓作饵，放进“面窝”的中间，口中发出“啪啪”的引逗声，觉得钩子动了，猛提鱼钩，一条扁扁粗大的黄鳊，便被甩到路上。可能饥不择食，鳊鱼特别容易钓到，老手一天能弄到十来斤，那时候乡人并不喜吃鳊鱼，嫌它麻烦，且不是正菜，大多卖掉换钱。

木叶萧萧的秋，鱼儿不再浮出水面，都爱紧贴河床甚至把身子埋在泥里。晴暖的日子，才会浮出，在近岸边的水草下享受阳光，它们大多数纹丝不动，能看见鱼投在水面的影子，也有身如木棒、眼睛赤红的“红眼尺”，始终不改彪悍性情，在水面上威风地冲来冲去。离岸近的鱼，人们用鱼叉扎取，远处的鱼，只能袖手远观。若是秋雨下来，在水田沟渠里下虾